



微信公众号“上海奉贤”

准印证号(B)0178

奉贤报

FENGXIAN NEWS



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 第93期

关注本报请搜索《奉贤报》数字报：<http://www.fengxianbao.net>

做圆子 过日子

□ 文:高明昌 摄影:郑建远

裹汤圆,海边村人叫做圆子。做圆子得有做圆子的排场,物事要齐,人要齐,心也要齐,家家如是,我们家也是。家里,客堂的南首,地上,两只长凳,凳上搁着竹篾做成的擘匾,篾匾里是捏好的犹如枕头样南瓜的糯米粉团,两块。旁边竖着两只额子凳,凳上放着两只大碗,每只碗里都盛满了馅料。一只放着肉,肉有点黄,有点白,肉里拌着几缕荠菜;一只放着豆沙,豆沙红里透亮,亮晶晶的。

大妹说,好了,可以做圆子了。我的两个姊妹,我的爱人,像是听到了号令,即刻围来,双手伸进了脚匾,喜滋滋地捏起了面团。这大概是春节末梢里最温馨的场面了。人在这个时候,都会感受到与亲人在一起的荣光与快乐。这要归功于一个日子,正月十五的元宵节。吃年夜饭时母亲问我们,吃圆子来哇?大家齐说,来。说了就要做,况是对母亲的承诺。元宵,对许多人来说,团圆是个美丽的典故,回家中气足;对有些人来说,典故有无都没有关系,还不是吃个圆子,可现在吃圆子,到哪里都可以吃得到,比如育秀路上的汤圆,都是可以随到随吃的。

照此说来,元宵到家里吃圆子,说到底就是一个仪式,遵守仪式的规矩、规程,照仪式去做,是内心的约定,也是世俗的规定,但主要靠自己的态度与行为,对仪式的尊重、敬畏与践行,总体来说,是个人的良心与品行起作用,是由家庭格局与气氛而定的,与忙碌无关,与官位大小也无关。现在的人,有吃或者没有吃,吃什么,怎么吃,应该说全是轻松话题,更多时刻,不拘形式,随性、简单、明了,也能吃到最称心满意的饭食。但是,当一个人的吃,与一群人的吃,特别是家里亲人的吃,汇拢在一起的时候,吃所产生的生活意义也就不能小看了,比如今天的元宵,一个人过,两个人过,与一家人一起过,从形式到内容,都会发生某种变化,确实与平常的过日子有着不可类比的差别。这人啊,一直稀奇古怪的,不到这个日子,不到这个时辰,人脑子里的意识、情绪,人的身体上的嘴巴、手脚都不会调拨到那

个点位置上去的,人无法沉浸到某个情境中去。只有到了这个节点,再洒脱、再逍遥,再无所谓,内心深处,永远逃不离开一个节日营造的气氛,比如元宵就是元宵,不可能去做清明、端午的事情,那是两码事。

我还是少年的时候,想法里就有正月十五,就有元宵的概念,非常功利化,因为元宵那天,圆子,我可以敞开肚皮吃个饱,吃到噎不进喉咙为止,像是饿死鬼投胎。我还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两件事情:一是碾茅柴。中午吃好圆子,就约几个伙伴一起讨论、认定,哪几条河流的浜滩茅柴特别多、特别长、特别密。等到夜色降临,我们就手拿稻把、火柴,去了浜滩,碾茅柴了,半个钟点后茅柴变成乌黑的灰烬后,我们举着稻柴火把,一块地一块地的走过去,每块地都火光漫天,热闹而又温暖,寓意

了,所以记到现在,总觉得通过一种活动,造成一种气势,表达一种心愿,也是情有可原。有时因为年龄,认知关系,不参加也行,但千万别用闲话去亵渎它们。

做圆子道道工序简单而又繁复。清楚记得,前一周母亲已经浸了糯米,而且已经晒到适宜水分,然后是舂米,舂米用的是石臼,后来的几年,都是去草庵村的小厂里碾的。有时,母亲嫌机器碾的粉的粗细与韧性的高度统一,又自己舂了。做圆子的那天,两件事情要说一说,一是母亲必定命令大女儿与自己一起做,不会的,她会一步步地教,其他两个女儿蹲在旁边看,但不得分心。母亲的理由十分明确,女儿将来嫁出去后,做圆子必须会,因在母亲心中,做圆子是女红,这也是母亲养儿育女的责任之一,是责任就要完



成。二是母亲必定自己亲下圆子的。我从未看见父亲下过圆子。现在想想,是母亲要掌控圆子的火候,圆子在沸水里滚东滚西,火候不到,馅料半生夹熟不好吃;火候过了,圆子的皮就会毛糙,整个圆子就会塌陷。时间与水温的把握是一门技术,需要技术,也需要经验,缺一不可。我的父亲在灶边看着,有时说上几句话,比如熟了酥了等话,烟气里的母亲一刮两响,立马顶回去的,说别瞎管,管自己烧火。

了,所以记到现在,总觉得通过一种活动,造成一种气势,表达一种心愿,也是情有可原。有时因为年龄,认知关系,不参加也行,但千万别用闲话去亵渎它们。



父亲在世的时候,元宵的第一碗圆子,看上去总是他先吃的。圆子烧熟了,母亲说给你父亲先盛一碗,我就去盛了,问父亲盛几个?父亲说,满碗。我记得,父亲原先喜欢吃咸的,说咸的圆子大,清爽、润喉,有嚼头。过了七十岁后,父亲突然喜欢吃甜的,说甜的柔糯,香喷喷,也不粘牙。我就盛甜的,盛满一大碗,捧过去的。父亲笑眯眯,他得意于儿子的孝顺,更得意于这个节日,然后慢慢走出门外,急急地去了爷爷住的小屋。父亲木讷,说的少,做的多。元宵未到前两个礼拜,父亲先是劈柴,冷的天,可以劈得出汗,脱衣后依然出汗,劈好柴后,一捆捆地扎好,再一捆捆地堆放在灶后,整齐得像一堵墙。父亲说,烧圆子,火头要扬得起,要熄得灭,只有木柴树柴柴柴可以做到。下圆子了,父亲自然钻到灶后去烧火,从来不需要母亲叮嘱。烧火过程中,一直起身看看锅盖,担心烧粘了圆子。母亲说好,父亲就说嗯,然后灭掉火苗。这种井然有序的生活,在元宵节那天,得到了全所未有的表现,我以为这与节日的大环境息息相关,包括父亲先让他的父亲先吃汤圆一样。

父亲的行为影响了我,直到现在,只要是元宵节,我从来不会第一个吃圆子的,父亲在时如此,不在时也如此,我现在的任务是先让母亲吃,其实先吃后吃都是吃,但先后的顺序里,一定隐含着某种规矩,而这个规矩一定有道理,做人的道理。这个道理,可以指引我们能够晓得自己的来处,明白亲情的重要,珍惜友情的必要。我还记得另一件事情,当我们看到圆子都在水面漂浮而相互撞击,想要吃的时候,母亲会对我们兄妹几个说,这一碗要给北面的婶母、爷叔的,这一碗要给西边的爷

叔,婶母的,我们都端着碗送去的,有时我们会捧回另一碗的圆子,母亲问,为什么没有送掉,我们说这是婶母给的,母亲低下头看看,发现碗里圆子的颜色,个头不一样就知道了,只是说,你可以说家里有的呀。有时,我们没有捧回圆子,但第二天,婶母爷叔的孩子,会捧来圆子的。我们觉得这样做蛮有味道的。在我们看来,别人家圆子永远比自己家的圆子好吃,有时吃饱了,我们不愿意吃了,母亲说,这是某某家送来的,我们就去吃了,而且一定是吃得很香的样子。

元宵节很短,一年只有一天时间,一天之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而言都疾如闪电,因此严格意义上说,元宵只是个由头,人与人相聚相见,比吃圆子更有现场感觉,人要齐来,圆子要齐吃。要明白,今年元宵过了以后,再盼元宵就是等明年,整一年时间,短促而又长远,人的一生过不了多少个元宵。这样看来,元宵意义的产生一定是元宵节那天,这一天一定要中规中矩,这也是一种讲究,一种承继,大而言之,引领的是一个民族大众的情感走向,让我们懂得,一个民族一天里都吃圆子的伟大意义无可比拟。比如团结、齐心、合力,还有都向着圆满的地方前行等。毫无疑问,今天用以抒情感怀的日子越来越多,而且都意味深长。做圆子的流程没有多少变化,也少了典故与传奇,老百姓也不探秘,但他们知道做圆子的做法会派生出意想不到的意思和意义。如此说来,吃咸的圆子,吃甜的圆子,都不是因为饿,而是因为喜庆,因为欢聚,因为开心。开心的日子都是美好的日子,美好的日子,大家最好一起过,一家人更要一起过,这也是对节日,对天地,对世俗,对亲情的一种尊崇与维护。

